

御批

通鑑輯覽

鑄記書局石印

明

世宗皇帝

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

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賊計奏下法

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費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其後又裁軍京營提督監餉大監于是諸關餉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為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

服見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已而議諡張亨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孝時

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溫誠

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祖宗各為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室祀太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為三穆廟廟各有殿殿

有寢以肅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語閣臣曰文祖廟為世室則世廟字當避張手敬言世廟

三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茂西甯州人經以苛虐失眾心為亂軍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

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趨過當諸軍詣經乞罷經榜答帝聞召經回行至廣甯憐卒于蠻

兒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不過此遂徂為故常今宜

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却比孫文通監軍覽

卷一百九

明世宗皇帝

夏四月張季敬龍。季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拘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季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趨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帝追念宏遣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廡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諡文帝深嗟悼賻賻有加贈太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遭讒排逐以功名終

丙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善和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先是濟農屠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

用牛皮為漚脫即革囊以渡河俗謂之皮漚渡入山後諸達亦自豐州注見前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

字虞佐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新野人數敗敵。十二年冬虜犯鎮遠關震慶之河虜殺溺死者甚眾明年又有城乾溝亦曰蘆溝在鞏昌府靖遠縣東北甯夏回原邊接界處然蹂躪迄無甯歲及是天和赴鎮龍召為

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革皆雙輪用二十人運險即因又行速不遜于用天和仿前總督秦繼雙輪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土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濟農以十萬眾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關西有備必東密檄

延綏副將白爵甯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于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遇伏大創而去

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甯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提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

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增一總

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為置戍焉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毀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

變通良法輒用
戲劉天和特為
銳衛堅殆如兜
純進欲以此挫
雙輪入輓運用
未收其實用況
澤間一議行卒
至來而李綱宗
之敗已事可徵
取效房瑄陳遠
不同用之即難
者耳後世地利
彼此伎倆相等
不過施於平原
兵車雖古制亦

以續智邊兵不
和一車之上而
督戰陣盾鎗置
鎗陳勢必艱重
難勝所謂通用
者安在況邊隅
攻戰全在精騎
摧鋒豈可輔以
連車礙其馳騁
書生迂拙之見
真不值一哂耳

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其祖父母官至是

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字汝厚吉水人討安南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暹安南前復有兩陳暹一在宣

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暉而自立自黎利後九傳而至暉暉臣莫登庸初附暉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

起兵討暉暉奔諫山立暉兄子諱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諱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西

榜登庸破綏捕殺西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諱諱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已復殺應應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

餘年至是諱子甯時諱已子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宸斷剋期徂征詔起伯溫于

家伯溫先為大理丞坐李福達獄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字玉卿言安南

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

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視珍職奪光俸人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略而帝意忽中

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諜及所傳偽大誥登庸

時作大誥五十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下廷議會言不可許乃起

九條領之國中萬餉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報決復請廷議上

無成策帝不憚環璫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持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

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勸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溫南

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張經守廷議候官人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夜散襦

即九孫氏直詣寶章

卷一百九

明世宗皇帝

席蒙為請不得餓餒殞死獄中。

秋十七年

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于獄。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

知豐坊

字存禮熙之子

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

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

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不敢議帝曰皇者稱宗豈為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

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

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室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

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

坊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恩放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推歸家悵悵以死人咸惡其畔父云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夏言當國鼎臣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

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與群臣議沮之

帝大不悅着明堂或問難嵩嵩惶惑盡改前說條書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

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則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

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

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

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

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將氏崩贈慈孝皇后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馬駙

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璠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金英殿高等言靈駕北來

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啓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

議起

李時卒諱文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季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感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平贈太傅

紀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璽帝第二子為皇太子封載堦帝第三子為裕王載圳帝第四子為景王後之藩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故謫

慮塞上有變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為世襲五經博士張季敬卒季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

贈太師而己先為黨魁大吏大獄策詒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離山而不名其卒也禮

官請諡帝取危身奉
上之諡特諡曰文忠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閣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

諫帝曰朕宜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輝驛事人遂安伯陳鏞已人結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

承天夏言嚴嵩等處出行次衛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宿倉猝不知帝所在錦衣衛指揮使陸炳負帝三月至承

天謁顯陵命作新宮以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審宗配秩于國社國稷禘禘祀又三日御龍飛

殿受賀國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悅嵩知帝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

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望都縣金改今仍舊屬保定府從臣請祀堯母在望都縣城內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

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北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卒定南柩之議

習察短精中官
延舉驟得輔政
繼謀復召交結
閣臣其非端人
明矣夏言自命
仇直何亦瞻徇
私情共相援引
可見當時朋黨
之局牢不可破
言尚不免鼎臣
庸庸之輩天復
何尤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諭留之胡國公郭勛以獻皇帝得幸害言罷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構之會帝自承天還復

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并累所降手勅言惶

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勅言以紙為皇天

言疏謝帝悅諭令勸初忠秉公持正免眾怨言心知所云眾怨者勸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

立為眾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為戶部尚書材初長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

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泰先殿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

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蓋斥嚴嵩張璠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慈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賑之時河南災甚是請急發帑詔齎臨濟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

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玠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索難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既

事竣歸裝千輜用道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勲戚子弟入監肄業司業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

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司觀奏請敘磨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

為學矣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字殿之射洪人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川王納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

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

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再親政舉

朝懼不敢言取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興言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澗鍊

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閣裘衣玉食而能白日神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

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諡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在固原州西

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

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屢會澤潞云夫盡膠無聞志而諸將多畏縮

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

尚文領將材員氣禦督所至與文史親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改彌不相得巡撫賈塔初尚文老陳遂革任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

令立功尚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寇遁走甯夏巡撫楊守禮字秉節清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還擊

于鐵柱泉

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敗馬于此築堡守之

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

諡文肅

鼎臣素素嫻其居政府謹事真言不能有為及是卒贈太保

癸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平人于獄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

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

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諱臣日遠此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以郭勛奸黨任用肆毒其二以工

廷疏發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傳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藎杜口詞俱切直帝震怒下詔獄拷掠血肉狼藉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

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字子純晉江人御史浦鉉字汝器文登人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聳聽希榮貴雖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又呂用之所以欺高駢者其誕益不可測嘉靖受其惑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凜承乃欲知方士導深山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聞聽而一二年脫展朝綱更復何何景參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不自知其過舉實可嗤鄙耳

言者天位與壽無生乎交入繼時齊第隔扉相說而已此三月天佐不勝楚道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
勸者或聞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斂方病入獄被杖百復錮以鐵杵爵迎哭之斂息已斃徐張
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
慶初天佐贈光祿卿銓贈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溫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

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溫承制

許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

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併令囊橐實真為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傳奉

祀事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字士招江甯人總理河漕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在歸德府睢州北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

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

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隄沛縣以南聚水如牖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諡孝康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

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謬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

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後命時勛以言官重劾給事中職賢等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

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如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詔後乃敢請又問勛何

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領之言官知帝眷言忌勛因共劾勛辭語譏先是帝給勛勅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勛久不

領言官劾之勛疏辯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臨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

郭勛縱恣妄行
稔惡已久言官
宣無見聞何前
此噤無一語及

端知勛之主眷
遷移即爾紛紛
補膺陽塔不畏
種德夢名而陰
行楊舉取巧之
術明代謀垣雖
有實出仇直者
而以此恨鄙者
正復不少

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聞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批抵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誦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勛不執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緣為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十一月英孝康皇后

二十一年夏六月諸達寇山西先是諸達遣使款大同詔卻之諸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

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州人誘縛之說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

從忻崢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仿此等散

處河西勢分諸達獨盛歲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

嘗御香葉冠因刻沉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寵以輕沙帝見益內

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卿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譏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首之

不疑也言既失寵意懼斥嵩恨甚嘗置酒邊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器跪讀言謂嵩實下已

與真黃會日食既帝手詔以為下慢上之外落言職閑住言既去醜祀青祠非嵩無常帝意者遂代言入閣

當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之直西施板屋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用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記云

九月作雷壇工部員外郎劉魁字學書泰州人于獄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

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齎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

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

知此錄天用監言記卷一百九 明世宗皇帝

廷綱之詔獄

至以威氣凌高
畜若奴隸無怪
得禍之更烈也
金英謀逆一事
嘉靖既宿曹妃
宮則犯目不得
辭不謹之極若
竟謂其與嫺同
謀則無此情理
謀勢必應人聞
見彼走告者焉
從通知且其人
亦必同族曹妃
宮嫺當此危懸
呼吸難刻進
乃不近白犯而
遠白后其為構
陷顯然方后復
乘嘉靖疾瘳之
時輒收妃嫺與
逆婢謀滅口
謂非后之妬害
其誰信之然其
致此大變則由
嘉靖不德明作
將傾故亡微先
見耳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同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皇
后者后馳救得與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甯嬭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
旨收端妃甯嬭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始知妃冤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董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嚴嵩與經有宿憾當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發之編繼得免故恨經及是經

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為非誣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璠字康象石首人等阿旨諸逮考試官周鏞

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鑕

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異先是嵩相南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難斷

讓瑜然未深罪害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撓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

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鵬沈良材陳瓚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並有劾嵩者也王鵬字龍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鑑餘姚人喻時光山人

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為仲南海人

冬十月彘顏入寇攻圍暴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開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寅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貴緣居進士遂斥為民鑾子汝倫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時大權一歸嚴嵩瓚壁不

得預票擬諸常數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觀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諸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諸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速總督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宣大兵部尚書翟鵬

字志南撫甯衛人

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馳渾源追賊將逼獻官官物其逼迫致震驚轉達遣官核驗

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逮鵬鵬坐永成方杖死

澤潞五季唐肅元汾州今州屬大同府張漢鍾祥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累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黑青見治不效因薦仲文

以符水咒劍絕宮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攢關諸帝歸功元元加仲文少師

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恭城伯

帝自二十年遣宮婢之變彩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議盡廢君臣不相裁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顧之為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頗可崇

盛瑞明朱隆禧輩皆得以進可學無錫人瑞明饒平人隆禧岷山人

乙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殿其位皆南向

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其後為祧廟以祧祧主

秋八月張壁卒

諡文簡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帝微覺嚴嵩貪穢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不敢吐

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筆又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嘗御史陳其學以鹽法

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

比而構言言不悟

楚世子英耀弒其父顯格伏誅英耀性淫惡承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欲罪之金遂勸英耀謀逆

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顯槐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王驚顯槐驚救被

傷得免英耀從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挾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鄺景和岷山人尚奉宗

等往鞠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讚求去帝責其志君愛身落職聞佳

歸三年卒尋復其官追諡文簡

明世宗皇帝

卷一百九

明世宗皇帝

六

全言雖力抑也
其而徇私意以
市恩廢法又宜
得謂之公正自
持者耶

殺教不可緩帝怒誦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

注見前

亂遣尙卿

都人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

威靈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

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

卿至將士咸喜

乃會巡撫張時徹

字惟靜討擒賊派倬軒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

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

陝西人

邊軍務

是秋詣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

銳率兵數千

駐塞門

在延

安府安

塞縣北

而遣前參將李

珍

陝西人

官能復

加銀

用擢

崇于馬梁山

在榆林府北

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

奉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訟上罪

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訂二十六年夏四月詣達求責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詣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款

總督侍郎翁萬達

揚州人

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

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濇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

偏頭關

兵弁力守禦大

同外邊巡撫孫繼魯

山西人

力陳不可

帝納萬達言

遂逮繼魯下獄

繼魯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

逮

連言救免繼魯不謝言怒

及是言不為地遂死獄中

獨議詣達貢事與帝意左

再被責讓

益是時曾銑建言復套

夏言主之

故力繼貢

議云銑素喜功名會寃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宜大三關以震懾

馬肥弓勁失利從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

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搗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抵其巢村宿騎發砲火

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官

命詣達臣議之俱以為難而萬達尤以橫挑強寇為非計帝方倚銑議上不省

敵騎近居河套

資蓄牧之利出

入自如又為邊

患部銳有議復

套自屬善遠

著其所條列亦

具中機宜銳附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寄禮壇在桂林

馬廐兵以恢復

輿圖自任豈得

咎其好大喜功

當時廷臣心憤

怯懦不肯一矢

加遺論封臺無

主見轉以銳之

銳志出師為非

計當嘉議意方

向銳尚爾紛未

執持廷朝局中

更進以銳為威

費食功沈究西

市君右臣苟且

畏難之習終於

不可挽回國勢

何山克振乎

秋七月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序。鎮名在魚臺縣東明時為消艘在河臣詹瀚請

于趙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錄口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二月大內火釋楊爵等于獄。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並以言事同繫。三人

死諫諫不報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府解志其因。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祀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汲疏言凡仙之

皇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附曰孟處置家事爵竟去不顧跪者泣下復同繫鎮撫獄極格加嚴飲食屢絕至

是大高元殿災帝憐于露臺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爵居獄二年卒隆慶初贈光祿祿諭志介

皇后方氏崩。諡孝烈皇后

賊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言銳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銳謂唐臣無如

銳忠者銳鳩兵繼塞報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獎者再銳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略廷議一如銳言帝

怒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曰今逐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嚴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

亦盡度前議如舊說言乃力攻言謂向擬旨復銳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當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

季子臣帝已入當諸怒不可解盡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內監詰言所言負氣岸

而短言言追責詞取具而已往失帝旨嵩聞愈請治其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者漸移及奏議起嵩復從中陰賊之以激帝怒言遂敗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銳。兵部侍郎萬鶴。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銳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

先是咸甯侯仇鸞。錢之子鎮甘肅以貪縱為銳所劾遂逮問嚴嵩雅稱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銳金。銳

善同邑蘇綱言鸞妻父也方銳建議復套時綱誣之言蓋信銳為可辨因力主其議及是嵩代鸞誣奏銳魁鉅萬屬綱賄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銳交結近侍律斬西市

妻子流二千里並連言下吏出鸞于獄。銳有賄累長于用兵性特疏疏疏

夏五月義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印光集代卷一百九

明世宗皇帝

明世宗皇帝

明世宗皇帝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禮部奏。蓋殿大學士夏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變方就逮。上降諭。

不兩日。變何以知。蓋嚴嵩與崔元輩。詐為變疏。以傾臣。言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

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掌。握惟聖恩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提議。責義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

猶言及前不戴冠事。會諸達冠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死。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

克承從孫尚寶。奉朝覲。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辯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諸權貴。賢人抗。及居政府。

微發。帝所厭。執法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因其為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諡文忠。

配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大邦。茶陵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字餘姚。嘉善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

閣。並預機務。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自南京吏部召。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諱達冠。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敗之。敵犯宣府滴水崖。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成守。把總江瀚指揮。

董賜戰死。全軍覆沒。犯永甯。明縣。永樂中置。今省。故城在宣化府延慶州東。有都司。此。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

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尚文初僉後府。高子世蕃為府都事。驕蹇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尚文刺骨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彊。

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郵。弗予。給事中沈束。字伯安。以嘉善。嘉慶帝怒。錮之。詔獄。東。崇禎十八年。其妻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哀病。侵尋朝不計少。臣妾欲歸事舅。則夫之饋絕。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輒轉思。歸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擬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亦城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諸語亦以聞。一日。嵩睡于東前。東設語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怒。心動。釋束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尚文追贈太傅。諡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壻卒。

有意相刑以顯成其罪。小人傾。

有以就獄。媚。

成其罪。小人傾。

成其罪。小人傾。

險區測乃至是哉

明代倭患中於東南蔓延盡庚

勞兵力者幾數

十年然其得盡

踞海濱皆由內

地奸民潛行司

引朱統用激浙

閩即捕交通者

以便其行賊深

得平寇機宜乃

大姓因失利流

言周亮陳九德

等復肆加詆劾

朝廷不察轉行

按治致統仰藥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倭自永樂未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轉輸之使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甯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來索幣宗設數輩至互爭真偽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及恩并治遂撤素卿本中國人逃入倭太監賴恩納其金右之宗設怒遂相聞市舶議者謂當罷者中官非市舶也然卒罷之 浙海奸人遂開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甯波之雙嶼為之主屢負倭責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奸多為之賣遂移之貴官勢豪負責愈甚倭糧價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統 人為之統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統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聞人也上疏詆統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統擅殺時渠閩人黎光頭數為倭主已復引佛遣官按問罷統職統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 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驚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甯歲

九月召顏三衛犯遼東

戊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諸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諸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剡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馳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撫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衛計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阻白河不得渡 王忬字應民太倉人 分兵剡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關人勸常例不時發 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節鍾祥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

敵處麻郊皆家國安危所係嚴嵩身居政府自宜急勤覈之方以安郡邑乃詔百方督趣進兵而嵩竟規同陽腹間提出師惟慮督下失利之難以彌縫倖其飽而馳去岡上縱敵與盡義良其罪殆視贖貨擄權而更重至于汝變受指使而按兵不舉楊守謙託持重而臨陳不前其罪尤高獨得倖逃憲綱亦未聞廷臣糾劾及之非特國紀凌夷言路諸臣亦宜能幹各耶

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辭此等名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糧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而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至日哺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教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其急兵部尚書丁汝璈字大章以汝璈為嵩嵩曰塞上賊可掩也失利軍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馳去耳汝璈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諸達塞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璈及守謙為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國宅在焉環法帝前日將為文臣制故寇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汝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西有城亦曰白楊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由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提聞帝優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璈守謙棄市帝將大行詔以鸞後汝璈窘求救于鸞鸞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璈臨死始知為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國臣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單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檢王忬奏其處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為民而擢忬金都御史代之王儀守克敬文安人諫諭德趙貞吉字孟靜為為波典史方諸達薄都城以設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東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賜廷臣日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罷嚴嵩竊謂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通趙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會撰勅不令督戰矣天下事當從議之貞吉獨臂一汝璈安知天下事為聞之大恨趙文華怒罷入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謹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從為周尚文沈東遊說下獄廷杖諫為波典史